



风物 深度

## 武侠片鼻祖楚原：人与机关齐飞，香港武侠电影曾怎样改编世界的？

与胡金铨的禅意、李翰祥的古雅、张彻的刚猛不同，楚原的武侠影象是连绵的机动，骤看艺术性最弱，却适合承载江湖人的苍凉。



2018年4月15日香港，导演楚原出席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图：VCG via Getty Images

楚原（1934-2022）仙游的消息在一个极寒冷的晚上传来，不无感伤。他以伦理悲喜剧成名，其文艺杰作《冬恋》更一直是我最喜爱的电影之一，然而，说到个人与他连结最深的观影经验，始终是他拍摄的邵氏武侠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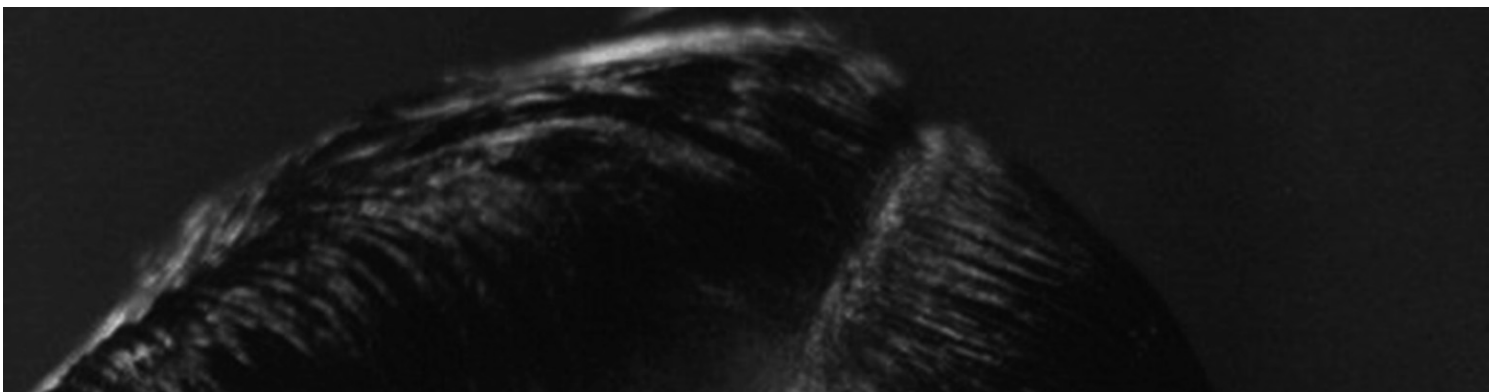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还是十岁刚出头的小孩子。可能觉得男孩子都会喜欢打打杀杀的动作元素，家慈经常带我去看战争片和武侠电影，其中楚原改编古龙小说拍成的作品，堪称她的心水选择。

## 上世纪七十年代，古装之创新

那时我们居住北角，家慈则在中环上班，我们流连的戏院便不出皇都戏院（位于北角英皇道）和皇后戏院（立址中环皇后大道中陆海通大厦）。《天涯·明月·刀》便是在皇都看的。这么多年后，我还很记得她说要带我去看一出别开生面的武侠片时的情况。单是片名便与别不同——她说。我问她有什么特别，她故意一字一顿地把片名念出，好激发我的兴趣。

那时节，我们两母子先后迷上了武侠小说。我自己是先从报纸连载开始的。虽然金庸已在《明报晚报》改写旧作，但可能脾性不合，我不怎样喜欢金庸；相反，在《新报》看古龙的连载，则对胃口得多。家慈也开始带一些单行本回来；有一次台风来袭，我们关门捧读，一口气KO了陆小凤系列（当时文本烂了尾，到《隐形的人》便戛然而止）。电视台（TVB）刚好在播刘松仁主演的陆小凤电视剧，读过原著的我们看著觉得特别有劲，对预先知道某些情节以至可以比较改编优劣，倍觉优越。

与胡金铨的禅意、李翰祥的古雅、张彻的刚猛不同，楚原特走柔韧之路。假如胡导的影象属于直中，李导的如流水，张导的尚爆破，楚导的武侠影象便是连绵的机动，骤看艺术性最弱，却适合承载江湖人的苍凉。





导演楚原。图：网上图片

楚原（1934年10月8日—2022年2月21日），香港武侠电影开山鼻祖。原名张宝坚，香港导演，演员，与李翰祥、胡金铨、张彻三人合称“四大帅”。一生共执导逾120套电影，代表作有《可怜天下父母心》、《七十二家房客》、《三少爷的剑》、《孔雀王朝》、电视剧《真情》等。

看《天涯·明月·刀》之前，家慈好像已看过原著，但我没有。我直觉因她是狄龙影迷而愈发兴奋，殊不知

有超过一半的原因跟楚原有关。我当时完全不认识谁是楚原，不知道他跟张活游和南红（这两位我则早在电视台重播的众多粤语长片里得悉大名）的关系。老实说，那个年纪，看电影也仍是一知半解的，所以当家慈事先已告诉我这部电影据说十分创新，起初我也只是唯唯诺诺，含糊应对。

但即使以我当时还算有限的观影经验，也被影片一开头的设计吸引住了——黑沉沉夜色下的废墟小镇，风吹过处，门窗异动，草球翻滚，哪儿像一般的中国古装场景？活脱脱就是从西部片移植过来的。幕后音缓缓地以古龙腔道出：“凤凰废墟，夜静，没有人。”然后是繁乐奏起，乐师、舞女、随从鱼贯进场，一场大宴会全面展开，迎来罗烈饰演的燕南飞，要在跟狄龙饰演的傅红雪决斗之前，贪欢一晌。

## 铁三角：楚原、古龙与狄龙

如此贯彻拿来主义，表现的正是十二分的华人特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香港流行文化创意，很多都是六分抄袭、一分改良、三分本地化。但楚原改编起来，一往直前，毫无忸怩造作之态。一切堂而皇之地进行，毋须什么后现代理论、二次创作等概念以为修饰。

那时的我当然不晓得这叫电影的场面调度，导演有多少斤两，就从中体现。饶是如此，当我看到狄龙出场时那一身披挂，以及一出手那柄会转动的“明月刀”（是的，我们当时这样戏称），也立时张大了口，几乎“呵”地吐气出声。

还未看过沙治奥里昂（Sergio Leone）“意大利西部片”（Spaghetti Western）的我不知就里，家慈事后告诉我，狄龙的傅红雪造型“取材”自《独行侠连环夺命枪》（Fistful of Dollars）奇连伊士活（Clint Eastwood），那甩一甩大披肩，露出腰间武器的姿势固然照挪用不误，连那柄转动的刀，把握手处从直改横，也是将扑刀当手枪来使的设计。

如此贯彻拿来主义，表现的正是十二分的华人特色。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香港流行文化创意，很多都是六分抄袭、一分改良、三分本地化。比《天涯·明月·刀》还早上映三个月的《流星·蝴蝶·剑》，同样由楚原执导，同样改编古龙当时得令的作品，整个故事框架明眼人一眼便看出脱胎自《教父》（The Godfather），“老伯”孙玉伯的角色，跟Vito Corleone如出一辙，片首老伯趁庆祝寿辰为别人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方式，也跟《教父》开头的情节有七成相似。虽然这在原著已是如此，但楚原改编起来，也一往直前，毫无忸怩造作之态。一切堂而皇之地进行，毋须什么后现代理论、二次创作等概念以为修饰。

发生学上，《流星·蝴蝶·剑》我后来才补看，还晚于萧笙监制，唐基明执导的佳视剧集版（因此孟星魂和律香川的井底对决场面，于我始终以那个剑影火花，漆黑讲现版本为先入为主的记忆），但楚原和古龙武

楚原和古龙武侠世界的契接，大抵从该片开始。诡奇的情节、怪异的角色遭遇、出奇不意的叙事变化、超酷的人物及对白，配合角色扮相和场景设计，楚原似一来便显得驾轻就熟。

孙玉伯（谷峰饰）被亲信律香川（岳华饰）暗算逼害，在千钧一发之际逃出，辗转到井底疗伤，静待反攻时机；楚原和编剧倪匡大笔一挥，把原著中随“老伯”一起逃亡的妓女凤凤完全删走，加强了运功疗伤的阳刚画面。“老伯”大功告成，破井而出的那一幕，镜头从上而下俯拍，浑身肌肉的谷峰从井底沿壁上攀，披在身上的锦袍随著上攀之势而滑下，配乐托出一股蓄势反击的清劲之气，令观众一时气为之夺。

而老实说，“老伯要杀的人都是该杀的人”、“傅红雪不愧是傅红雪”这类对白，说不好便会弄得很滑稽，狄龙等角色在楚原指导下演绎古龙腔台词，一点也不别扭，特别是狄龙的冷峻形格，由傅红雪（除了《天涯·明月·刀》和《明月刀雪夜歼仇》，在《三少爷的剑》也客串出场了几分钟）、楚留香（《楚留香》、《蝙蝠传奇》、《楚留香之幽灵山庄》）、李寻欢（《多情剑侠客无情剑》、《魔剑侠情》）到赵无忌（《白玉老虎》），仿佛每一个古龙主角他都能胜任自如；楚原、古龙和狄龙的铁三角关系，连结得自在而不偶然。

楚原和古龙武侠世界的契接，大抵从该片开始。诡奇的情节、怪异的角色遭遇、出奇不意的叙事变化、超酷的人物及对白，配合角色扮相和场景设计，楚原似一来便显得驾轻就熟。





《流星·蝴蝶·剑》剧照。图：网上图片

## 好莱坞技艺：香港人发扬光大

香港武侠电影的动作设计，在五、六十年代一直走硬桥硬马路线。关德兴、曹达华、石坚与袁小田等武师演员，深受岭南武术影响，倾向在银幕上尽量表现真功夫，或起码技击模拟。经常听到的片场轶事正是谁谁谁拍摄时忍不住真的较量起来，把谁谁谁打伤了。关德兴不止一次在银幕上下宣讲武德，宏扬传统武术精神，那对南拳北腿的光影想像，充满了刚柔逼直的真实对应。

对“真功夫”的执著和渲染，去到七十年代初的李小龙，可算到达巅峰。之后，香港武打电影逐渐出现两大原创主流。首先是俗称“吊威也”（吊钢丝）的动作特技，紧接著是把武术元素和喜剧元素结合的“谐趣功夫”动作设计，而楚原拍摄的古龙电影，正是代表前者的主流之一。

吊威也的“威也”二字，指wire，是典型的港式英语谐音字。另一个叫法是吊纲丝，也就是用纲丝将动作演员或特技演员吊到半空中，让他们施展种种飞踢、翻跟斗、腾挪闪避的高难度动作，配合跳弹床、镜头角度和剪接技巧，好些出神入化、匪夷所思的武功招式，就能在电影里活灵活现。

在普遍使用吊威也和跳弹床特技之前，港产武侠片的技术不外乎调快格、倒拍和菲林后期加工。尤其是要表现武林中人的卓绝轻功，拍摄他们一跃而上高墙时，基本上都是安排演员从高处跃下，然后倒镜剪接，所以出来的动作时而生硬，时而滑稽，成绩差强人意。

吊威也并不是香港人发明，好莱坞歌舞片早有使用，但把这技术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并成功实化武术传说，将人体动作美学发扬光大的，则是香港人无疑。第一批在武侠片广泛这种技术的龙虎武师据说还是先从日本人那里取经，但旋即融会贯通，悟出怎样利用树枝、橙杆及其他外景尽量遮掩纲丝，方便后期制作抹走痕迹（当时没有数码技术，是在菲林逐格抹走，所以需要一定工序）。他们同时很快训练好自己的身体，适应威也操作，而这第一批龙虎武师，正好包括一直在古龙片中与楚原合作无间的唐佳。

对“真功夫”的执著和渲染，去到李小龙可算到达巅峰。之后，香港武打电影逐渐出现两大原创主流。其一是俗称“吊威也”的特技，而楚原拍摄的古龙电影正是代表。吊威也其实好莱坞歌舞片早有使用，但将其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成功实化武术传说，将人体动作美学发扬光大的，则是香港人无



《天涯·明月·刀》剧照。图：网上图片

## 自成一格：经古龙认证的气氛和电影感

唐佳在澳门出生，起初在戏班工作，来港后辗转与刘家良一起，成为张彻的专用动作指导。楚原转拍武侠片时，他已是经验丰富的武师和动作指导，《流星·蝴蝶·剑》里，他和袁祥仁一起设计了律香川使用的七星针手腕发射筒和组装铁戟……《天涯·明月·刀》中，他则与黄培基一起想出了那柄著名的三百六十度转动机关刀，握在狄龙手上，活现了古龙笔下那“苍白的手，漆黑的刀”的超酷描述。

吊威也和跳弹床的动作特技，不再完全强调真功夫。刘家良的用法毕竟还是功夫为主，威也为辅，但楚原则没有武德和宏扬武术的武夫精神包袱，在他眼中，一切只取决于好不好看，是否精彩。故此，威也一系的动作特技，在他的电影里可说得到全面开展。而重视布景美术的楚原，也特别偏爱在他的作品里设置不少精巧奇妙的机关，这些机关有时更能与吊威也特技配合，制造出眩目的视觉效果。

《天涯·明月·刀》片末傅红雪与公子羽的大决斗，便充分展示了楚原这种尽量追求视觉刺激的调度。在唐

《天涯·刀·刀》并不像《公子羽》那样大获全胜，仅凭刀叔这个角色还不足以撑起全片。在傅红雪的帮助下，他首先安排傅红雪以一敌五（包括老对手燕南飞），这五位对手有的躲在柱后，有的居高临下，有的隐身屏风后；他们终于一一被解决，公子羽真身才出现，先用孔雀翎炸傅不死，却以突然加长的龙头杖击至他吐血。全场高潮在公子羽稍落下风时毅然落下千斤闸隔开自己与傅红雪，眼看他就要坐上机关椅离开，傅红雪脱手飞出链子刀，直钉他的胸膛，一代枭雄，就此殒命。

这一场戏，人与机关齐飞，演员们在场中连环闪跃腾升，楚原好像毫不着力就将这预先张扬的“武林最后一战”拍得有条不紊，追求的既非动作的真实感，也非任何有力学和物理学根据的可信度，而是一种自成一格的气氛和电影感，后来古龙自己看了，也觉得极之切合他的想像世界。

而重视布景美术的楚原，也特别偏爱在他的作品里设置不少精巧奇妙的机关，这些机关有时更能与吊威也特技配合，制造出眩目的视觉效果。楚原的武侠片，阳春白雪大抵没他份儿，但也不是下里巴人，难怪后来徐克、程小东与尔冬升，都在他身上找到无数可学之处，拍摄他们日后同样雅俗共赏的电影。



楚原在电视剧上的演出。图：网上图片

楚原、胡金铨、李翰祥和张彻合称邵氏武侠电影的“四大帅”，风格各树一帜。与胡金铨的禅意、李翰祥的古雅、张彻的刚猛不同，楚原特走柔韧之路。假如胡导的影象属于直中，李导的如流水，张导的尚爆破，楚导的武侠影象便是连绵的机动，骤看艺术性最弱，却适合承载江湖人的苍凉。楚原的武侠片，阳春白雪大抵没他份儿，但也不是下里巴人，难怪后来徐克、程小东与尔冬升，都在他身上找到无数可学之处，拍摄他们日后同样雅俗共赏的电影。

古龙尝言最爱柳永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楚原镜下的浪子，遥相呼应，也成了另一层次的永恒。